



從軍の旅 民族に帰る
To Retire from Military Service to Return to My People
文—Tiang Istasipal Takbanuaz 余榮德 (玉山神學院布農族語老師)

從軍旅 回歸民族

我出生在1940年代初期的台灣社會。距國民政府遷台，也不過是5-6年的時間。當時台灣社會正處在百廢待舉的時候，在我小小的心靈裡，強烈感受到外族（包含所謂外省人和平地人）對我們的根本歧視。

幼小的衝擊 兒時的心願

在平地人的眼裡，把黝黑的皮膚、深邃的五官、嘴裡說著不標準的「國語」，統統稱作「高山族」、「山地人」或是「華納」。我曾經巧遇老一輩的平地人，當著赤腳襤褸的我們說：「他們都是番人，沒有文化，用手指擦屁股。呆頭笨腦，ㄈㄨㄊㄣˊㄨㄣˊ，ㄟㄨㄊㄣˊㄨㄣˊㄍㄨㄣˊㄩㄣˊ。」那時候台灣原住民族的生活境遇，都籠罩在「被取笑、被欺騙、勞力被壓榨的環境。既被限制說自己的語言，又被歧視為高山野蠻的民族，不能從事自己的宗教信仰活動」等。那幾年是我生平最無法忍受的時期。

記得小學時候，每每上作文課，老師給我們自選作文題目，我總是不由自主地選「我要立志做一個老師」，極力地試著去論述我當時的思考。當時，在我小小的心靈，只是很單純地看到老師具有一種魔力，可以把改變人們命運的「酵素」放入學生的小腦袋瓜裡，只要有一天，小腦袋瓜願意運轉它自己的「想像」動力，就可以產生熱能與動能，足以讓個人命運大大的改變。當時骨子裡，還根本不知道有「夢想」這個東西。雖然我的一生，常常與「老師」擦身而過，可是我一直沒有忘記要立志「做一個老師」的初衷。

求學與解甲

少時家境貧困，如果想要繼續就學，一圓老師的夢，談何容易。原本保送花蓮師範學校的願景，卻被父母親以「你還有6個弟妹要讀書」的一句話攔腰截斷了。不過，我還有一招



致力於參加各種族語講座及研習，從其他與會人士、耆老的經驗中，發現許多寶貴經驗與族語復振的實務體驗。（圖片提供 編輯部）



雖然一生常常與「老師」擦身而過，但筆者一直沒有忘記立志成為老師的初衷。（圖片提供 編輯部）

可向父母一試，那就是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就讀，我抱持著「吃不到大魚，吃小蝦米也好」的心情。果然，父母親滿意我「一邊讀軍校，一邊供應6個弟妹讀書」的決心。1972年4月，我搭上了從軍樂的火車與公路客運，前往桃園縣的陸軍第一士官學校，正式踏上了軍旅生活。

1975年11月，當時我以士官甄試第一名的成績進入高雄縣鳳山市的陸軍軍官學校，正式就讀正期學生班。1980年畢業，隨即進入部隊服務，直至1996年解甲還耕。我的退伍並沒有與「衣錦還鄉」劃上等號。

我必須要為自己退伍前的片段記憶，再拿出來當作一件事來說給自己聽。當時長官們不願意我年輕就退伍(45歲)，要我繼續報效國家。我直截了當地報告：「我把我的前半生，

那時候台灣原住民族的生活境遇，都籠罩在「被取笑、被欺騙、勞力被壓榨的環境。既被限制說自己的語言，又被歧視為高山野蠻的民族，不能從事自己的宗教信仰活動」等。那幾年是我生平最無法忍受的時期。





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經驗與語言復振的實務體驗，也真實地看見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無限潛力。我始終深信：「語言復振只要開始，就不會嫌晚」。語言是民族生命的命根，故此，保住了語言，也就保住了民族的生命，別無二法。



貢獻給了這個國家，我切望我的後半生，獻給我最親愛的（布農）族人」。

實際上，當時的台灣社會，（少數或弱勢）民族意識剛剛萌芽，我要謝謝我的長官懂得我熱愛民族生命的心意，准了我會誤掉孩子一生的退伍申請。這不但讓我在壯年時期，就能離開了軍旅，同時也讓我趁著壯年時期，趕上了台灣原住民族蛻變的時代，以及錦繡萬千的舞台。

以生命擁護布農文化的決心

退伍第一件事，即是儘量地找些「閒情逸致」、「閒雲野鶴」、「閒話魚樵」等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模式，期待享受自己的苦短人生，創造其他人所夢寐以求的「極品」生活。之後，才發現這些生活模式，都不是普通人可以過的，何況我是一個這麼普通的人。我反思：「我還可以當一個老師嗎？」如果可以，那會是一個怎樣的老師呢？但對我來說，只要可以圓老師的夢，那麼，甚麼樣的老師，就不重要了。

因緣際會下，我專訪玉山神學院童春發院長。他很巧妙地把神學教育與民族生命鑄鑄在一起，在我的生命氛圍裡，迸出了基督宗教與民族生命的火花。童博士／牧師鼓勵我，無庸再遲疑，趁早來報考就讀。爾後，你不將只是一個老師，而且將會是族人老師與領袖的雙重身分。

某日，發現有一本書引起我的興趣，書皮寫著：《語言的死亡》。5個斗大的字，令我戰慄不安。翻面一看，不得了。中文版序就有3個大人物分別撰寫：黃美金（曾任台師大英語系教授）的〈復振台灣原住民語言：你我之責〉、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曾任原民會主委）的〈語言的死亡是族群的大浩劫〉、孫大川（曾任原民會主委）的〈母語是通往祖靈的護照〉。剎那間，在下意識裡驚覺：起先，將是我的語言；爾後，將是我的文化；最後，將



筆者（左後）致力撰寫族語教材，因為「不許語言消失」，自許做一個「語言傳承」的志工。（圖片提供編輯部）



筆者參加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錄影。(圖片提供 余榮德)

是我的民族生命，它們會相繼死亡，而且時間很快就到了。我頓時有如民族英雄般的慷慨激動，必須站出來，強烈表達我以生命擁護文化的決心，且以超人的方式去復振過往所熟悉的語言、文化與民族生命。

玉山神學院的教育和原住民族的語言復振與文化發揚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想利用就讀神學院的機會，去設計、構思以「族語翻譯聖經」的方法與技巧，並且如願地完成了我的碩士論文——以《舊約聖經西番雅書》為例，利用一年的時間，我把它翻譯成丹群布農語，忠實地記錄了宗教與民族生命結合的美麗篇章。

回歸兒時的心願

如果要我再撰寫一篇作文，我仍然要寫一篇「我要立志做一個老師」。說真格的，必須還要增加「丹群布農族語」等幾個字。

自1997年起，我毛遂自薦到花蓮縣市的小學、國中、高中，甚至到專科學校告訴她們：我可以教導孩子們學習台灣的母語——原住民

族語言，看在「不許語言消失」的份上，我可以沒有報酬，只做一個「語言傳承」的志工。我絞盡腦汁去編撰屬於我個人認為最合適族人學習的族語教材，把這些所編撰的教材付諸實踐，並隨時做必要的調整。直到2002年當行政院原民會開始編撰族語初階教材為止。

之後，我陸陸續續地被徵召參加各種族語講座與研習，於期間結識許多語言專家與族語耆老，從他們維護語言所表現出的勇氣和堅毅意志，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經驗與語言復振的實務體驗，也真實地看見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無限潛力。我始終深信：「語言復振只要開始，就不會嫌晚」。語言是民族生命的命根。故此，保住了語言，也就保住了民族的生命，別無二法。

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師」，為師之道在於「傳道、授業、解惑」是也。對我來說，母語是我的生命之始與終，更是我生命的導師。而今而後，我要以族語老師為職志，善盡個人對族語傳承的棉薄之力，這才符合兒時的心意，真正圓了自己做「一個老師」的初衷！



Tiang Istasipal Takbanuaz
余榮德

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人，1951年生。1972年踏入軍旅生涯至1996年退伍，官拜陸軍上校。退伍後曾任品保工程師、展望會社工員等，而後在花蓮玉山神學院接受神學教育。2002年畢業後前往花蓮縣萬榮鄉東光教會任傳道師，2005年升任牧師至今。除神學外，亦致力於布農丹群族語教育工作，擔任花蓮縣國中小、高中職（如：海星中學原住專班）族語老師。